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韋協恭

尚書詳解卷十八

宋　夏僎　撰

旅獒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西旅者西方之旅國也獒者俊犬之名先儒謂犬高四尺曰獒此書之作盖武王克商之後西方之旅國慕武王之威徳于是獻獒以表其誠而太保召公乃

謂逺方効貢當獻服食器用物不當貢物無用者今獒之獻非可以為服食器用乃物之無用者也以武王受之雖未必有損而子孫聞之必謂無用之物武王且受之我受之何傷是開後世貴異物之門故太保之戒諄諄不能自已者非特為武王戒為後世防微杜漸之慮也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前乃叙書者叙作旅獒之大意此乃當時史官録太保此書故先言其所以作此書之意也此旅獒二字乃當時竹簡冩書題此二字於表以記卷軸孔氏因而存之故每篇皆有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者林少頴謂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來王則其道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

境土也如有意于通道則是秦皇漢武而已何以為武王哉此說甚善九夷八蠻既以通道中國故西方之夷有旅國者於是而貢其獒焉林少頴謂漢孔氏以犬高四尺為獒以大為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告之必有珍異可玩者不特以大為異按許慎謂犬如人心高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盾循階而走靈公有狗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循階從之盾車右力士祈彌

明逆而跋之絶其領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棄人用狗雖猛何為則獒而為犬盖猛而善摶人進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也故太保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盖以為苟受西旅之獒以玩是則其心必狎玩于人狎亂也禍亂之所由起此太保所以諄諄作書用訓于王也林少頴謂九夷八蠻盖總言蠻夷之國曰八九者言其非一也明堂位言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職方

言四夷八蠻五戎六狄爾雅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或曰九夷或曰四夷或曰八蠻或曰六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所以為九四八六者不得而知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自此以下太保訓王之辭也嗚呼嗟歎之辭太保將陳告先哲王待夷狄之道故重其事嗟歎而言之也

蓋古之明王初無心于得遠人惟知謹其在我之德而已及其德謹于此四夷聞之于彼自然相與皆來賓服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惇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與詩之式固爾猷而淮夷率服皆帝王御狄之上策也四夷既聞德而皆來賓服則無遠無近盡獻其方土所有之物雖獻所有之物然皆可以為服食器用者又非奢侈可供耳目之玩而已是明王之時下之所獻者無非當獻之物上之所

受者無非當受之物也然明王之時雖曰獻所當獻受所當受然不以供一己之私欲方且昭明其德之致者而頒賜于異姓諸侯之邦所謂德之致者即遠方所貢之物蓋慕德而來貢故其物謂之德所致者也其所以昭德所致于異姓之邦者蓋將使之知吾之德遠及于夷狄則必愛慕而不敢廢其事上之誠也故曰無替厥服既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于是又以所寶之玉分之于同姓伯叔之國用以展其親親

之道故曰時庸展親唐孔氏謂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若分陳以肅愼氏之矢分寶玉于伯叔之國若分
魯以夏后氏之璜是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
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
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

人安

太保前既言明王得遠方物不以為私利而頒于諸侯遂言人之所貴惟在乎德而不在乎物故繼以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所謂人不易物者蓋謂人未嘗改易其物惟有德則其物為足貴苟無德則何以物為亦猶俗言只是一物未嘗改易有德者則物隨德貴耳太保言此蓋謂明王以所得遠方之物頒賜諸侯苟無其德則物亦何足貴哉故唐孔氏謂既言分物

賜人因說貴不在物如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則此物為足敬若無德者則此物不足敬矣言此者恐人主以物賜人不自修德故也此說極然而王氏諸儒乃謂明王既以德所致者分異姓以寶玉分同姓則人不敢輕易其物方且以我所賜之物為德其意則以此德字如賈誼謂慮有德色之德此說雖可與上文連屬而與下文德盛不狎侮德字非一意故不可

從上既言物以德而後貴遂因言無德所以不足貴之意謂盛德之人無所狎易侮慢于人惟無德則有狎侮之失故狎侮君子則君子不肯為之竭其謀慮何以盡人之心狎侮小人則小人不肯為之致其筋力何以盡人之力葢君子勞心以治人故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心小人勞力以治于人故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若㜮能如人意之為人攫噬君受之以為玩弄則于臣民必有狎侮之心矣故太保所以言及之

惟不役耳于聲不役目于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百為之法度自然皆歸于至正矣苟役耳目于玩好之末如受獒而用之以攫噬于人則以人為玩弄矣以人為玩弄則人必以為薄德之人故必喪德如獒以其能如人意而受之以為玩弄之具則是玩弄于物矣玩弄于物則溺志于此不自知覺豈不喪志乎夫獒之為物施之于人則為玩人受之于己則為玩物則武王于此其失亦大矣故太

保必欲武王于在己之志則以道而寧之使聲色貨利不能惑于他人之言則以道而接之使辭受取舍得其當盖西旅之獻獒必有甘言以遜王志而求納故太保遂言及此也太保既言人君于處心接言皆當以道遂言無益之不可作異物之不可貴盖作無益之事則必害有益之事功如何而能成如宋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是築無益之臺妨有益之農農功如何而成乎惟孝文惜百金十家之產遂罷露臺之作

乃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不貴遠方奇異之物而賤日
用有用之物則民自不以異物為貴財用自然給足
如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
令還之而身衣弋綈足履革舄示敦樸為天下先故
海内殷富興于禮義豈非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民足
乎今旅獒之獻以事而言是無益之事以物而言是
無益之物也武王其可受乎此太保所以諄諄不能

自己也太保既泛說無益不可作異物不可用故又詳言先王之時于犬之能守禦馬之能致逺者皆有可用之利茍非其土性所宜則亦不敢畜養故珍異之禽竒怪之獸亦不敢育之于國言此葢深説獒之不可受也林少頴謂今以西旅之獒畜之于國則是非土性而畜之矣以其如人心可使而受之則亦是以奇獸育于國矣此說極然太保既深說獒之不可妄受遂言人君不寳物而寳賢之效以勉武王使決

意不受謂人君若不以遠方之物難得而寶之則不取于蠻夷而蠻夷見其不貪必悅而來服既不寶遠物則所寶者必惟在于賢才如是則賢才在位善政善教有以福于斯民不特遠人服而已雖近而中國亦得自安也蓋人君不甘心于遠略則不勞吾民而邇人自然獲安也林少穎亦謂人君既以遠物為寶則遠人弗格如此則征伐之師長驅于沙漠而邇人受其禍矣意亦同此少頴又謂賢者之與遠物其所

寶者若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以遠物為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為寶則于遠物亦必不貴故虞公以垂棘之璧為寶則視宮之奇若路人齊王以四賢為寶則視徑寸之珠如糞土此說當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前告戒之意已盡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謂武王自今已往惟當早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有不勤之

失苟怠惰不勤不能矜持細行謂細行小節無益于德而弗慎之念日積一日必為大德之累矣譬如為山高至九仞八尺曰仞九仞則山將成矣而所虧者一簣之功耳則不足以為山蓋山高九仞譬如為德功虧一簣則譬如細行之不矜山既高而以一簣之微而虧之則不足以為山德既大而以細行之微而不矜則為大德之累言此蓋謂武王今開創大業德威遠著是德之已大而山之已九仞者也苟以一獒

之受爲無傷而不能自謹則必虧損盛徳是徳之累而一簣之虧也其關于利害成敗豈不大故太保既反覆言之又勉之曰允迪兹謂武王信能蹈行此言則君無玩好而民遂得以安其居而我周之子孫亦可以世世王天下而無窮矣葢人君果能如太保所言則必無喪國亡家之患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旅獒之下書既亡序無所屬

孔安國附之于此其書之大義不可得而知唐孔氏
順文而釋謂巢國伯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食邑于芮而封爵為伯
陳王威德以命巢君旅陳也史叙其事故謂之旅巢
命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盡得其條理商民之

附周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焉周公恐其不救而成王以幼沖嗣位已以冢宰聽政則天下必危故作冊書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既告之後史官乃以其書藏于金縢匱中至武王殁後周公當國三監流言周公居東天有風雷之變王以天變之故啓金縢之匱以觀休咎之書葢國家有大冊命與凡卜筮之書皆藏其中每遇大事則啓而視知今有風雷大變故王啓匱觀書因見所禱之冊

有代武王之說王始信周公有大功于王室而二叔之言不足信故此書始出于時史官以其出于金縢之匱故其書謂之金縢縢是緘也盖藏書于匱其外以金縢之若金鎖鑰之類故謂之金縢林少頴謂此篇皆載周公築壇卜代武王之死末又載武王既崩羣叔流言與周公居東及天變見于上成王迎周公之事則其書皆出于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縢與周公作立政無異者盖書序之體亦有其篇

雖非其人所作而亦謂之作者如太甲三篇首言太甲不惠阿衡次言放于桐宮終言悔過伊尹奉以復辟亦多是史官所言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與此同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
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
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

中王翼日乃瘳

此金縢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武王以伐紂之明年有疾而弗和樂太公召公之意以武王之安否繫天下之安危將為王敬卜于鬼神以觀吉凶故曰穆卜穆者敬也是時周公已有請命代死之意未欲使二公知己之欲代故託辭而阻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孔氏以戚為近則戚有親近之義故以訓近其意則謂武王若死則

與先王相近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矣其說迂回
鄭氏以戚為憂以謂周公内知文王有九齡之命及
文王有吾與爾三之期武王必不以此終故止二公
之卜云未可以戚我先王信如此言則是周公自知
武王必不死己之請禱必不至于代死今日之言幾
于挾詐而為之矣故不如潘博士謂孔子答武伯問
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蓋子有疾必貽父母之憂故
周公謂二公若穆卜則是以武王之疾憂我先王也

周公既以此言却二公使勿卜故自以請命之功為己任必謂之自以為功者功事也謂自為己之事也蓋三壇同墠壇封土為之墠除也蓋將告太王王季文王故為三壇而三壇則同墠一地而為之蓋所除一地共築三壇也林少頴謂天子立七廟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周公禱武王之疾于壇墠禮也然不禱去祧之壇墠而設三壇同墠者此禮之變也蓋此書言公乃自以為功則是周公不為武王禱為

身禱也為身而禱則于國之壇墠無所與禮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向國而哭是古者有事于祖考則入于廟當無廟與不可以入廟則為壇以祭周公以壇墠告先王亦若是也此說有理周公既為三壇以禮三王乃于三壇之南更設一壇而壇面則向北以三壇坐北面南三王在上故周公自作此壇北面向之而立將告己意于三王也于是植璧秉珪以禮三王蓋圭璧皆所以禮神雲漢之詩曰圭璧既卒周禮

典瑞曰四圭以祀天兩圭以祀地祼圭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則古者禮神兼用圭璧矣故曰植璧秉圭蓋璧則植之于壇圭則秉之于手必如孔氏謂璧則置于三王之坐而公自執桓圭也蓋此圭乃禮神之圭如四圭兩圭之類非桓圭故也既植璧秉珪于是遂告周公欲代之意于三王所謂告者即史以册所祝之辭是也自此以上史官載周公禱三王之所自也然則謂之史乃册祝者蓋古者視史之官將告

于神必書其告之之辭于柬冊然後讀之盖謂史乃執冊書而祝之也所祝者即下文是也元孫謂武王也其亦謂武王也盖周公禱于三王必稱武王名今史載其書故諱而代以其字盖諱名自周始周之前則不諱如武丁盤庚之類皆名之而不諱也周公作冊之辭首言惟爾三王之長孫某遇危厲暴虐之重疾將淪于死苟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丕大也謂武王以長子繼世有天下故謂之丕子周公之意盖

謂爾三王有責于上天必須長子死以償其責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也前言元孫此言丕子蓋自太王王季而言之則曰元孫自文王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周公既言己當代武王之死于是遂言武王所以不當死與己之可死之意謂我之仁德如我考文王又多才力又多技藝可以事鬼神故可以死而事先王若武王則不如我之多才力多技藝不能事鬼神故不可以死而事先王惟其不可以事鬼神故受

命于天帝之庭以有天下使敷佑四方敷如敷納之敷謂敷布而納之則納之者非一人也敷布而佑之則佑之者非一方也盖敷佑四方猶徧助四方之民也天既使之布以佑助四方之民故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而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是武王不可以死而可以為天子定四方也周公言此盖深言己能事鬼神決可以死武王不能事鬼神而能為天子故不可以死雖三王有責于

天而已決當代之也然武王實非短于才藝不能事鬼神但周公方為武王禱欲以身代其死故其辭不得不爾也林少頴謂周公代武王之死豈挾詐偽欲要天下之譽哉蓋深思遠慮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岌岌矣雖已苟生無所措其身故寧已死而庶幾社稷之不危是以出于誠心而為此禱也周公既言武王不可死而可以為天子故又嗟歎而言之曰無墜天之降寶命蓋武王之有天下實天以寶命

畀之若果以克商之明年而死則紀綱未立民心未
固周之為周必未可知天之寶命必不能保其不墜
隕故嗟歎重言之者深知利害所繫之大也武王果
不死寶命果不墜則社稷宗廟有主而三王之神靈
可以永遠有所依託有所歸宿周公言及于此則其
情之迫也可見矣三王雖死得不為之動心乎故周
公遂言今我即命于元龜元龜大龜即就也就龜聽
命也蓋三王既死不可以言語接故周公于是就龜

以聽命謂爾三王若許我以代武王之死則我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俟爾三王之命謂得三王有令代死之命即死而以此事鬼神也爾三王苟不許我代武王之死則屏去其璧珪自後不復事三王矣此蓋周公激切之辭非謂武王苟死則周公果不事三王也祝史既告周公之辭畢于是乃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之兆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坎險也因險設險謂之習坎則習之訓因也謂三龜皆相

因而吉也三龜既相因而吉于是啓其鎻鑰覯其所
藏卜筮之書而卜筮之書亦皆是吉兆故曰乃并是
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
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禮
所謂三兆即此所謂三龜蓋每兆自有一龜也周禮
所謂頌即此所謂書春秋所謂繇亦此書也卜之既
吉視其卜書又吉故周公于是言曰體王其罔害蓋
謂視此兆體王必無害不至于死我小子新受命于

三王謂即龜受三王之命已許武王不死使之為永遠終久是謀蓋謂不死而能為周家長遠之計也我今于此當有所待故曰茲攸俟蓋謂周公初禱于三王時謂爾三王若許我以死而武王得生我則以璧以珪歸俟爾命今卜既吉而武王必可瘳則周公請代之說三王已從之矣故欲于此俟其代死之命也然王卒瘳而周公卒不死者蓋請代王死周公之本心王瘳而公不死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周公既

欲于此待死命則又曰我必死矣三王必能念我一人武王假之以年矣故曰念予一人公于是自壇墠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禱死之冊於黄金所緘縢之匱中葢祝史依故事凡大卜之後所祝之冊必納于此非周公私意也林少頴謂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緘而藏此書者非欲藏之為異日之觀也葢古者卜龜既畢必納其書于匱從而緘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焉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

三王啓鑰見書則是既啓金縢之匱矣故既歸祝史則以故事納其冊于匱中復緘之爾非周公私意王翼日乃瘳蓋謂納冊之明日而王之疾乃瘳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冊藏之金縢之匱雖同寮如太公召公且不及知一時祝史與執事于壇墠之下

知其說而公又命史勿言則其事甚密矣茍非武王既死三叔流言誣周公周公居東天大雷風王以故事啓匱覩休咎之書則其事亦無自顯于天下後世故作書者前既叙周公請禱之詞與所祝之册及卜吉王瘳之事故此遂言此書所以發露之意蓋武王自周公請禱之後其疾則瘳既瘳之四年乃死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嗣王則亮陰不預事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

公次蔡叔霍叔武王大封同姓管蔡霍皆就封于外惟周公以德留相朝廷故武王既死周公乃冢宰攝政當國管叔以其為兄不得位冢宰而周公乃以弟居己上故與羣弟蔡霍二叔使羣不逞之人宣播其言于國中謂周公將因武王之死成王尚幼已攝大政遂奪其位為不利于成王謂之流言蓋謂自彼播其言而流入于國中若流水然故曰流言所謂國即鎬京也成王此時尚幼故稱孺子孺稚也猶言稚子

即幼小也林少穎推廣二孔之意謂周公以冢宰攝政而有流言之變者葢商人尊親兄死則弟立及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以聖德聞于天下自商禮言之則周公當立今立成王而周公相之商人固不能無疑況管叔于周公為兄周公昔為相于朝管叔已有不平之氣今又攝政宜其唱羣弟以流言挾武庚以叛周而周人殷人靡然從之此亦有理周公既居可疑之勢而羣叔流言適又如此則成王實不能無疑

于周公故周公于是不顧兄弟之親而欲以法治此叛黨故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蓋管叔為此流言陷害周公將使成王疑周公而去之而彼遂得以潛結成王之知而陰竊其國柄如此則周之為周未可知矣周之為周既未可知則先王所以望周公者周公將何以報稱故周公不顧兄弟而法誅之者蓋以存周也周存則可以告我先王周亡則周公異日何以見先王于地下故言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者亦猶宋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既以此言告之二公于是遂率兵東征其居東至于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伏其辜故曰罪人斯得而鄭氏乃以前辟為避謂周公遭流言出避居東都及王遭天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然後攝政方始東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歲則大熟已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況周公既出避則至于罪人斯得其說不行乃又為之說謂周公出

避于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而誅之故謂之罪人斯得而又以公為詩以貽王者乃救其屬臣使勿奪其官邑夫周公之黨豈可謂之罪人則其說之陋自可不待攻而破矣林少頴謂周公以殷人叛恐其禍蔓延于天下遽起而征而其得罪人乃至二年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為社稷而重傷天倫則誠有不得已之意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其事一也葢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

公以弟而誅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徬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之至也此意極當周公居東二年雖以兵誅管蔡而罪人斯得而成王疑公之心則猶未釋故遂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以明己勤勞王室之意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意謂鳥有巢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取我子矣不可毁我之居室我于子非不愛之寧亡子而不可亡室者惜巢之甚也其意謂己之東征

惟恐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惜巢也其下章皆言作室之艱難以喻周家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則周公之憂王室也可謂至而欲成王明己意也亦切矣奈何成王暗昧猶未能明周公之志而其心亦漸知周公之決非不利己者故雖前日欲有誚責周公之意至此亦未發故曰王亦未敢誚公夫周公居可疑之勢而管叔播不根之言成王于此實不能不疑而公乃不待成王覺悟遽居東而征之雖遺流

言之變而益以身任天下之重曾不自沮而為身謀直待罪人斯得然後方為詩貽王以明己意者蓋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成王自周公貽詩之後雖未能盡明周公之意已漸悟周公決非不利孺子故未敢誚公而是歲之秋百穀大熟未曾刈穫天怒雷電大作又繼以風其禾盡為風所偃仆于田畝中雖大木亦皆拔焉周邦之人覩其大變皆大恐懼王不勝其憂于是大夫盡服皮弁之服皮弁白布衣

素積裳承天變故質其服也以啓金縢之書蓋將啓緘取卜筮之書將命龜以卜吉凶乃國家遭變之常然是時啓緘之際則猶未卜乃得周公往者所自以為己任欲代武王之死之説于金縢之匵中蓋因欲卜而偶得其書非有意取而觀之也此周公之忠誠上動于天而王乃不知故天之動威乃欲王因變啓匵遂以顯其代命之事以破成王之疑也太公召公時亦與王同在啓匵之所故當時周公之請禱所用

諸祝史之官與百執事于壇墠之下之人蓋國家有卜筮此諸人必預執事周公昔卜于三王此諸人既在今日將卜天變故此諸人亦隨王在啓匵之所王與二公乃因而問之此諸人乃同辭而應之曰信有是事又繼之曰噫不平之聲也蓋流言之變舉朝雖不知此諸人實知周公此事決非負國家者但周公有命使不得妄言故不敢言耳然其心常不平其事故因王問而發為不平之歎且言公有命故不敢妄

言耳唐孔氏謂二公與王若同問則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嘗廣其意盖二公雖不知周公請死之事亦知周公決非不利孺子者但衆言淆亂未可遽以言語下至此偶見此書益知周公之忠誠且可以為辭故喜于其心首發其問而王乃繼二公而問故言二公及王也王既見此書乃始知周公之忠于國家雖死且欲以身代之既請之後又秘其書不容人見雖一時執事者又戒使勿言則

心決非沽譽要名乃實切切于國家者故于是大悟執其書以泣曰我始啓匱將以卜天之大變今不須敬卜也啓匱而得此書乃天動其威怒使發此緘因其書以彰周公之德也故言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室如此之至但我幼沖人不及知此事耳今日風雷之變乃將以此變使我啓緘而卜因得此書以彰周公之德也惟我小子今當改過自新迎公以歸况我國家于褒崇賢者之禮亦宜如此于是出郊者將以

郊迎周公也先儒以爲郊而謝天誤矣王既出郊于是天乃降雨反風反風謂若先東風今則爲西風之類向者所偃之禾皆爲反風所飄盡起而不復偃是天以王能明周公之心故以反風顯之也先儒謂天人之際甚可畏信乎其可畏哉二公于是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之禾皆盡扶起而築之使殖是歲乃果大熟先儒以此起而築之爲起木而築然觀上文言禾盡偃下文言歲則大熟則此大木所偃乃謂禾盡偃

今反風既盡起之矣其為大木所偃而不能起者則命邦人扶起而築之故歲乃大熟故知此當是起偃禾非起木也況大木既拔則難以起而築亦未必生故當為禾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漢孔氏以三監為管蔡商其意管叔蔡叔武庚共監商民唐孔氏遂按地理志謂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

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然按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則監者乃監武庚治殷民葢以武庚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隕滅時伺國家之便以逞其志故以管叔監之故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武庚為諸侯天子别有三大夫為監故謂之三監不當以武庚預其數也然則所謂三監者當依鄭康成謂管蔡霍者是也蔡仲之命

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之則康成説信矣此書之作葢武王既崩周公以冢宰居攝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如古亮陰之禮而管叔居外不平其事乃與蔡霍二叔唱為流言謂將不利于孺子乃挾武庚以叛王室武庚既反而淮夷亦繼以反周公于是以成王之相自往東征將以黜絶有商之命先以其將伐之意大告于天下故

其書謂之大誥則此名篇之意因篇內大告爾多方之句以標之耳非有他意正如大會孟津以誓師故其書爲泰誓意同此也漢孔氏乃謂陳大道以告天下故名書爲大誥且謂其首言猷猷者道也是皆求之太過者也此書之作乃周公欲東伐時所作即金縢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時所作也所謂相成王黜殷者非謂周公相成王同往東征如伊尹相湯伐桀也特三監反時周公時爲成

王相奉命而往非相成王以往也林少頴謂武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是有疑之之心也疑之而遂封之者武王之不得已也湯之伐桀桀舍其社稷竄于南巢湯于是置而不問而夏之都邑無復夏之子孫故于湯誥之序即曰湯既黜夏命武王之伐紂也其心無以異于湯之于桀非有殺之之意不幸而紂之前徒倒戈自相屠滅并及于紂不得已而封其子于故都及武庚之叛自絕于周于是始有黜殷命之志

故此篇之序所以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此說大有理此序言淮夷而逸書之序又言成王踐奄淮夷是總一國奄其屬也蓋徐奄之地與淮夷相接故也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此大誥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當管蔡挾武庚以

叛之時周公實以冢宰攝政天下之事皆决于周公則夫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雖總于周公而周公上有天子號令雖由己出必稱王命以告之此大誥雖周公之言所以必言王若曰也所謂王若曰猶言王之意如此言也此篇言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微子之命言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言猷告爾多士多方言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孔氏以猷訓道謂以道告之徐須江則謂

商墟之民染紂之惡淪肌浹髓又重以三監之變去道遠矣故四篇皆稱猷此皆曲為之說惟林少頴謂猷者發語之辭也堯典曰咨汝羲暨和舜典曰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汝衆曰咨曰嗟皆發語之辭也葢咨之字至夏變為嗟猷字政與咨嗟同切意至周或變為猷矣按爾雅猷訓最不一或曰謀或曰言或曰已或曰可或曰圖豈但訓道而已此所以知其為發語之辭也但不敢指為何訓

耳此說甚然蓋周公將告多邦于是先發語言猷我大誥爾多邦之君及爾衆治事之臣弗弔當作相弔之弔其訓爲恤先儒于此篇與多士君奭言弗弔乃作的字其訓爲至謂周道不至要之恤訓者其義爲長按春秋左氏成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夷狄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王子朝告諸侯曰天不弔周則弔之爲恤明矣周公之告蓋謂我不爲天之所弔恤今天降下凶害于我周家謂武王遽喪不少延其

命也先儒以不少為絶句以延其洪屬下自為一句其曰不少者謂三監及淮夷並作故謂降害不少延洪則謂其害甚延長洪大然據此意乃是方說武王之死成王以幼沖繼立恐弗能濟未及三監淮夷作難之事故知此不少延當是說武王定天下之後未能久享遽然而死不得少延其命故謂之不少延武王遽死而不少延于是大自思惟我以幼沖之資繼嗣無疆之大歷大服幼謂年幼小也沖童也謂體尚

未充也嗣大歷謂自后稷至今日歷年之久而已乃嗣之是嗣大歷也嗣大服謂自后稷至今日其事非小而已嗣之是嗣大服也既繼大歷服則當有明哲之德以盡為君之道今乃知識未達尚不能造于知人之哲分别邪正以迪人于安康則人事且不能知況曰其能至于知天之命乎成王既自言人事尚不能盡況能知天故遂言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已者語辭如語所謂已矣乎言已我惟小子今日以沖人

居尊位以涉度淵水心實危懼惟日夜求我所以難濟之道敷布其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其莫大之功而已蓋武王受天之命有天下其功甚大在成王繼之實不可忘之故也所謂賁飾之事即制禮作樂須度量等事故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

邦

成王上既言天降威而武王死已以幼沖嗣位日夜恐懼求其所以濟而未得于是言我不敢閉蔵上天所降之威蓋武王之死乃上天之降威于我國家也今既遭此天威乃不敢閉蔵隱匿其事恐患難之來猶或未已乃用寧王所遺與後世所寶蔵之靈龜卜以觀吉凶以龜能紹天之明故已乃即龜以受命也蓋天之吉凶示人雖明而其道遠非紹介以傳意則

人莫曉惟寶龜之神與天相通知龜吉凶則知天意之向背是龜乃能紹介天之明命也惟其能紹介天命故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此篇所謂寧人寧王寧考皆謂武王以成王于武王為考故當為武王若謂文王則誤矣蓋此篇雖出于周公之口而實以成王為辭故知寧考當是成王指武王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即寶龜所告之辭也蓋古者卜筮有此一兆則必有一兆之辭如孝文占其兆之辭

曰大横庚庚予為太王夏啓以光其辭亦此類也盖成王既用寧王所遺寶龜以占休咎而兆乃謂將有大艱難之事及于西土西土之人亦因此擾擾而不安則三監武庚之叛雖未形而其兆已願于龜卜之間矣成王既言龜卜之辭謂我周家當有大變于此果然蠢蠢而動謂三監武庚等之變果作而龜之兆果可信也殷小腆謂禄父方小富厚也誕敢紀其叙者謂不自度乃敢紀其既亡之序謂將復興商業也

然其所以敢妄如此者亦見天降威于我周家而武王死國有此疵病民將不康安故敢妄言謂我將紹復湯業而反以周家鄙也蓋昔商為王周為諸侯是商為都周為鄙今周既為王則周為都矣而祿父乃欲復商而更以周為諸侯故言予復反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成王既言武庚有反鄙之意遂言我周家得天人之助不可以不伐謂今武庚蠢動于商郊今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輔翼以往敉寧武事所圖之功敉撫也寧安也謂撫安之也武事所圖之功謂天下也蓋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今武庚實蠢動故成王東征之者將以撫安之也先儒以十夫不從叛逆來為我

佐其意則以此十夫自武庚叛所而來政如高祖伐陳豨得趙四人侯以千戶蓋欲因此以收人心雖有此理然又言民獻十夫予翼不明言自彼而來亦不必如此說只是得人之助自足以破敵不必拘在此與在彼也成王欲伐武庚而得十賢之助則舉兵戎大事可謂美矣況朕之卜于三龜而三龜又且并吉則又得其天心矣既得人心又得天心則周必勝而商必亡矣三龜即周官太卜之三兆各有一龜也然

言用明王遺我大寶龜此又言朕卜并吉者蓋前言
用寶龜乃武王崩後成王作雁大變恐以沖人嗣立
弗克負荷故卜于龜以觀吉凶而龜辭有大艱于西
土之說已而武庚果叛今又將往征之故成王又卜
于龜以決勝負而三龜又并告故成王決意東征是
前之用寶龜乃卜于武王既崩之後此云朕卜并吉
乃卜于將往征武庚之初也先儒合以為一誤也成
王謂我之東征十夫予翼既得人助朕卜并吉又得

天心故我于是告我所與親友之邦君及尹氏謂庶官之正也及庶士御事謂以上中下士為王治事之臣也曰我已得吉卜謂朕卜并吉也我今欲以爾之庶邦伐義興兵以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武庚也而爾庶邦之君及于庶士御事之臣無不以言復于我曰興師伐殷其事至難至大不可輕動今日西土之人所以不靜者雖由武庚之叛而其源則在于王之宮與邦君之室不可以不自反其意則以武庚所以

敢叛者由三叔以骨肉之親離間王室是其釁端實兆于王宫邦君之室也且謂于我小子之身惟當成其敬道以修己而已不可以征伐王何不違卜而勿征故曰王害不違卜此害如詩害澣害否之害同先儒所謂成王之意謂汝邦君言民之不安者亦惟在我天子之宫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然然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謂今決不敢違卜據此意則以不可征王害為一句不

違卜為一句是其言乃成王自言己意非成王叙邦君之言以告之意既迂回又與本文不相貫故不敢從王氏雖以此為成王叙邦君之言以告之然又以王害不違卜為邦君之意謂王之害在于不違卜耳欲王違卜而不征夫卜所以決吉凶豈可謂從卜則為害非立言之體但問王何故不違卜則有味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成王又謂我以衆人謂其事艱大不可輕動故予沖人長思其所以爲艱難之説遂發歎而言曰嗚呼武庚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其鰥寡之民可哀也哉蓋興師之際鰥寡之民實被其害故也然我繼世有天下爲天子則天之吏也故爲天之所役使造爲也今日之事天實以其事之甚大者遺我身事之甚艱者投于我身故仗義往征者于我沖人非自恤也實天

以是遺我也今日事既已如此自義言之汝邦君及爾多士尹氏治事之臣當有安慰我曰無大畏慎于所憂恤之事謂東征乃朝廷憂恤之事不可過慎退縮而不敢進毖慎也惟當張皇六師仗義以伐不可不成此安寧天下之考武王所圖之功蓋武王滅商定天下其功已有次第今武庚自尊大有反鄙我周之意苟縱而不誅則武功豈不岌岌乎殆哉故成王謂我東征雖不能不蠢動鰥寡而實所以成武王之

功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成王以義責邦君衆臣不能安慰我心協謀共大事故自歎曰已乎者謂汝衆既已不與我同心我亦已乎無可奈何也汝衆臣雖不與我同心然我小子既行吉卜則上帝之意已許我削平僭叛我實不敢廢

上帝之命必往東征况我國家肇造之初天休美于文王之徳使之自諸侯之小國而興寧考武王尚且惟卜是用不敢替廢謂若泰誓言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即寧王惟卜用也我寧王肇造大業尚惟卜是用今曰武庚之叛朕卜并吉是天已明相助我民况我亦惟卜是用則决意往征又何疑哉蓋深言卜之决不可違于是又歎而言曰天道甚明明而可畏今卜并吉是已弼我大大之基業矣我其可

違哉又所以申言其卜之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言王曰又是一節告戒之辭非與上文相連為一時之言蓋周公當時此言非如今日制誥作一篇文

于殿庭間歷歷告之乃如今人以是語相告說一節了又說一節故凡一篇之中有王曰皆又是一節之言非相屬如今人之為文也周公上一節乃深言卜之不可違此一節乃力言東征將以成武王之功終武王之業耳林少頴謂管蔡挾武庚淮夷以叛其志不細也縱而不誅則猶養疽焉不知其將潰而發也御事邦君不肯從周公以征而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驅之以勢脇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然周公則不忍

刼其不服之心而強使之從事其所以告諭者反覆宛轉欲曉其不服之情使之釋然以醒然後與之東討故自弼我丕丕基以上其陳述東征之不可已卜之不可違命之不可替與武王之功不可以不成者其言詳而明嚴而盡而周公之心猶以為未也又復更端其語以告諭之者蓋曉譬未諭不得不然乃古人忠厚之至也其言然哉周公之意蓋謂爾庶君及爾御事皆舊有位之人親見我武王勤勞定天下故

言爾為舊有位之人大能遠遠思省知我武王當時建立若之何其勤哉今日武庚之亂乃天之閟毖我成功之所也上閟訓閉有秘密之義下毖訓慎蓋武庚之亂天將使成王削平雖曰僭叛實成王成功之所也此成功之所天實密有以毖慎之猶言陰相也天既密有以慎我成功之所而非輕易我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極盡也卒終也謂盡終武王所謀之事謂武庚之叛是武王謀事猶有未終者今日決意往

征是盡終其事也惟成王之意在于盡終武王所謀之事故邦君御事不肯從命成王所以大化誘之使必從化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之化同誘如論語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之誘同皆漸以教飭之非迫之使從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者此成王又言天之輔我至誠之人其冥冥之中已有一定之辭今考我民如十夫之予翼則天之辭可見矣天之所以輔我至誠者如此我何

敢不于前寧人而圖其功之所終乎所謂圖功之所終者亦謂誅武庚則前人之功可以保其善終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此成王又謂今日武庚之亂乃天用此勤勞毖慎我民使之因此可畏之事而復知所以憂懼如有疾之人因有疾之故而節飲食慎起居不敢自恣天意既如此我何敢不于寧人所受之休美而畢之乎所謂畢者亦圖終之意也成王之言凡三節一節

謂天寧有毖慎故我不敢不盡終前人之事一節謂天之輔我至誠不徒輔之且有可見之辭考民言可見故我不敢不圖前人功之所終一節謂天不特輔我而勤勞毖慎我民故我不得不畢前人所受之休美辭雖三節其意實不大相遠但周公叮嚀之意有加無已故詳復如此唐孔氏謂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當終前人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叮嚀以勸民耳此說是也此一段先儒釋之皆相類惟天棐

忱辭其考我民說者不同孔氏連上大化誘我友邦君謂此忱辭即化誘之辭言我化誘之辭皆誠實之辭天實輔之所以成我民審如此說則天之相成王東征乃在邦君不從命成王既化誘之後前此天未嘗輔也其說有害經意故不敢從一說又謂我有誠辭天實輔之天之輔人當自乎心不在區區言語之末故此說亦無意義不如天之輔至誠已有辭矣其說頗安雖天不能諄諄然命之然詩言帝謂文王蓋

謂若有言然此成王所以繼以其考我民者葢謂天之輔至誠之人若有辭于冥冥之中考之民之向背可知其言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成王又更端以告之也若昔朕其逝者孔氏謂順

古道我其東往征矣然成王東征本意只是謂天下協賛不可不往初無順道之事故不當以若昔爲順古道蘇氏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日者以言艱日思也此説極然但以若爲如我本意至若字則屬下句昔者朕其逝其語言杌隉不安不如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昔者之本意則我已逝矣所謂昔者猶言前者即謂初欲東征之時也成王之意謂如我昔者初欲東征之時其

仗義決往我已逝之久矣所以遲遲未行者朕以言艱之故日思之于心故至今耳我今思之于心今日之事正如作室菑田之事父欲作室家既以底定其高下向背之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基況肯構結其屋乎又如耕田父已反土而菑菑謂去草也一歲為菑二歲為畬其子乃不肯為之播播布也謂布而種之也況肯俟其成熟而刈穫之乎父之作室既定其法父之治田既去其草則父可謂敬其事矣而子

乃不肯堂不肯播則是不能繼父之志述父之事矣其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業乎必自謂不幸而無後也故繼之曰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成王言此蓋謂武王定天下大業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定法如治田之已菑今三監武庚之亂我不能討平以安社稷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延延綿綿傳基業于不朽乎如是是武王已敬其事矣而我不能繼之使武王之靈見之其肯自謂其有後不棄基業乎必自

歎其無後矣惟其如此故成王所以自謂我何敢不以我身撫安武王之大命謂伐武庚安周室也成王既以身任東征之責故又設譬責邦君衆士之不從謂譬如為人父兄乃有朋友伐擊其子凡民之見之者雖有勸止之方且涵養其勸之之心坐視其伐而不肯救父兄譬王朋友譬三監武庚子譬東西土之民其民養其勸弗救之者民猶言凡人也譬如邦君等謂今成王在上而四國乃敢肆叛擊伐其民所謂

邦君者固當有以救之而乃重于興師是猶見人擊子雖欲勸使勿擊今乃憚勞遂涵養其勸心而不肯救也其可哉此蓋責邦君不肯東征救民之災也蘇氏之意亦不異此但以民養謂如厮養之養謂朋友伐父兄之子為厮養者方且勸其擊伐而不救其意亦通姑存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成王又更端以告邦君也肆陳也欲其陳力共往故先歎而言肆哉謂陳力決行也哉爾衆邦之君及爾治事之臣爽明邦國使無疑謀者由于哲人蓋朝廷有大議論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彼以爲可此以爲否紛紜交錯不能決定茍非有大過人之哲足以決定大計則安能致邦之爽明無疑謀哉成王言此蓋

謂今日武庚之亂天人共怒雖邦君御事且不能無疑惟彼十人獨能啓迪以知天命所在毅然而至輔我以往以決在庭之疑可謂爽邦之哲人矣故成王言爽邦由哲所以繼以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既言此十人能知天命輔我東征遂欲責邦君不能相從謂若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謂武王之初以至誠為天所輔自諸侯而起克商以有天下爾于彼天輔至誠之時尚不敢改易武王所頒之法度謂進退

皆聽武王之命不敢少違矧今日天降罪戾于周邦謂武王在位不久而死而彼造作大艱難之人謂三監武庚之徒大鄰近相胥殺伐于其居室謂作亂于其國爾豈不知天之命我周家亦不敢改變乎是十夫之不若也葢言武庚雖一時肆虐蠢動王室而天命葢在周而不在彼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畆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

王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既責邦君不知天命不能從我故又言我之責汝非妄言輕發我庸長永思念于心曰天之喪殷若稼穡之人其治田也必欲盡去稂莠芟夷蘊崇勿使再生前者武王伐紂是猶穡夫已去草于其始矣若其餘根遺孽猶有存者實不無望于我後人終其畝而盡去之蓋武王既誅紂其餘孽武庚若更生肆惡

若終以去之者實成王責也故言予曷敢不終朕畝成王既言天命屬周身當滅武庚故又言今日滅武庚所以得吉兆可以必誅者亦天以此休美于我前寧人武王故雖處禍亂而可以必勝我何以至此故曰予曷其極謂至也今日既是天以此休美于前人非我後人所能至故卜之吉也敢不往以從之既言卜敢不于從又言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者蓋謂今日東征之舉將以率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

蓋先王建立疆土皆有指意今武庚作亂是不能守前人之指意至于叛逆我今將率循之雖不卜亦當決往況今卜之于龜而三龜又皆并吉予惟其并吉故我所以大與爾衆邦決往東征也成王既告庶邦使又往東征又恐其猶有狐疑故又戒之曰天命弗僭卜陳惟若茲謂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而已汝不可不從也先儒以予曷其極卜為一句以敢弗于從為一句謂前人膺天休命惟

卜是用我何敢窮極其卜而不從乎此說迂回不敢從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林少穎謂孔子言微子去之則微子當紂之時蓋居可疑之地不可以諫已去商矣雖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商痛社稷之無主乃始抱祭器歸周左氏載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

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蔡世家亦謂武王克商微子啓乃持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此二說皆謂微子去商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也然雖歸周武王猶未封之但復其舊職使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前所謂復其所復其位者是也蓋微子在商以子爵食邑于微故謂微子至武庚作亂成王殺之然後

始封微子于宋以續殷後而樂記乃謂武王克商既下車立殷之後于宋誤矣蓋湯之伐桀既勝之後桀走于南巢湯放之使之保有南巢即其地為侯子孫相繼以守祭祀故桀之故都不復更立其子孫是以湯自勝夏而歸已謂之黜夏命令武王之伐紂其志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能自竄于遐荒則亦即其地而侯之不幸而殷人倒戈自屠并及于紂武王之本志無以自明故使其子武庚因其故都奉其祭祀以

致其不忍之心因使三叔監之故武王克商之後惟言武王勝商殷殺受立武庚未言黜殷命也迨武王死後三叔挾武庚以叛王室是其縱惡自絶然後周公興兵滅之而朝歌之地不復以立商之子孫而殷命至是始黜故大誥言將黜殷而此序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蓋殷命既黜武庚既殺而成湯之祀則不可以絶故封微子于宋所以存湯祀也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微子之命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謂成王之言若曰乃史氏之記也諸篇皆然此言雖出于周公然成王為君不得不言王若曰也猷者發語之辭也殷王元子者謂微子乃殷王帝乙之首子也其母未立為后生微子既立為后生紂故紂為嫡而立微子乃其庶兄也蓋成王將封微子于宋故發語曰

獻以殷王元子呼之自此以下則言其所封之意也惟稽古崇德象賢者謂王者立先聖王之後為侯以奉祭祀乃古之道也今成王稽考于古有崇德象賢之法所謂崇德者謂先聖有德不幸絶祀故立其後為侯以奉祭祀所以尊崇其德也所謂象賢者謂立此人為先聖之後以奉祭祀者以其賢能象于先王也象似也猶易象之象成王言此謂我稽于古有崇德象賢之法今湯德如此義所當崇而微子之賢又

能象其先世此所以封于宋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也林子和謂立微子以為殷後以周室而言則為稽古本成湯而言則為崇德自微子而言則為象賢此言是也林少頴謂自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此則言所以稽古者當如此也自嗚呼乃祖成湯至德垂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爾惟踐修厥猷至尹兹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其說亦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謂王者必有

一代之制作後王既革命則必更而新之不復相因襲然亦不使之湮没廢命故因其統緒之傳而立其子孫之賢者使承其禮物而不廢失以存前代之制作令成王命微子正將使之統承成湯修治其禮物故告之以此也禮物即一代之制作所為禮樂服色等也成王之立微子既欲存先代之制作故亦以客禮待之有不臣之義故曰作賓于王家左傳謂宋先代之物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或膰

或拜皆賓之之意也然其賓之亦豈一再傳而已蓋將使之與國皆休永世無有窮已言將與周同其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

成王上既言命微子侯于宋以奉湯祀于是遂言湯

之功德如此之盛而微子能繼其德實當爲商後而
奉湯祀也前所謂崇德象賢者此也嗚呼者成王將
稱湯德先歎而後言重其事也謂汝祖成湯有齊聖
廣淵之四德齊裴氏訓速杜預訓中蘇氏訓肅然記
言齊也者齊也則齊有齊肅之義故當訓肅齊則無
所不敬聖則無所不通廣則無所不容淵則無所不
測惟湯有此四德故上天眷顧佑助而湯大受其命
以有天下湯既有天下又能撫安其民以寬仁之政

而盡除夏桀邪而不正虐而不仁之惡政故在當時實有功加被于天下言無一人不蒙其功而其盛德之餘慶則又垂及于後世之苗裔蓋言湯之功德源深流長宜其所以綿綿延延至今不絕也湯之功德如此微子又能踐履修舉其道自舊有善譽言非一日也此前所謂象賢之意也而又儼恪戒慎以盡其孝道以齊肅敬恭于神人言幽不敢忽神明不敢忽人也此蓋指其抱祭器以歸周之爲也惟微子之德

如此故成王謂我實嘉美汝德曰汝之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上帝亦于是而歆享下民亦于是而敬和則其德誠不可忘也我用是建汝為上公以正此東夏之民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既告微子我所以立汝之意故此遂以所當為者告之然所當為者以敬為先故曰敬哉謂下文所言諸事也往敷乃訓者謂往就宋國當敷布汝所以訓迪斯民之道也慎乃服命者謂所受上公之命也葢宋以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用天子禮樂其他則否成王恐其以得用天子禮樂遂有僭擬之意卒至妄施如魯本以天子禮樂享周公其終遂以如諸公之廟皆用之故成王告微子謂汝宋雖得用天子禮樂

于湯廟而自身當慎所服上公之命不可有一毫僭擬之失率循常法可也故繼以率由典章成王既戒微子使敷訓訓民又欲其慎所服之命而恪守常法故遂勉之曰能如此則上可以蕃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可以光大其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可以整齊所有之民使不越教令微子則可以永安在上公之位以毗輔我一人而後嗣則可以長有國家皆享汝之盛德謂因汝遂世其國故享汝德也如此則萬

邦皆以汝為法是自使我周家與汝相親宻無有厭
斁之時也即有客詩所謂在此無斁者是也成王告
之之辭既畢故又歎而遣之曰往即乃封惟當思所
以休美其職無廢我所命之言可也微子命之辭止
此下乃亡書之序附見于此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此故附此篇之末唐叔成王

毋弟也後封于晉唐孔氏謂得禾之時未封蓋得禾獻諸天子天子即命以此禾歸周公故知其未封使其已封則守土之君不當為王將命以歸周公也其曰唐叔者蓋敘書之人從後稱之耳此書既亡其義不可得而知但二孔順序文而釋之謂唐叔于岐內食邑得禾于異畝壟上而同頴穗以其有異故拔而貢于天子成王以為周公德之所感致天下有和合之象于時周公東征未反王遂命唐叔以其禾迎周

公自東而歸史敘其事故作歸禾之篇謂以禾歸周公也周公既得成王所命己歸之禾乃陳天子使以命已之意而作嘉禾之書謂是禾之生本乎君有嘉德也此二篇皆周公猶在東時所作而次于微子之命者蓋周公既殺武庚即于東方用王命立微子當是既命之後王乃以禾而歸公也不然何以次于微子之下哉

尚書詳解卷十八